

把東西都擺好拍一張給你看才開始拿出袋裡的食物開始進食。

那就好像一種儀式

「天神大人，我今天也有好好的上課，也有好好吃飯，你的式神們今天也守護著我。」

(雙手合十)

下禮拜下禮拜我一定記得帶玩具，不過到時你可能真要幫我洗澡了...大叔(π~~π)
最近排卵腹悶得很痛，給人家揉揉！

說起來為什麼，為什麼我們可以這般親暱像小老虎玩耍在床上翻雲覆雨的，
但你比較像動物，我可能比較像那塊草皮。

為什麼過去卻無法，無法像現在這般放鬆的枕在別人的懷裡，
或亂頂亂蹭後一直都笑著。

阿一或Alex或老闆的時候或許有幾次是這樣，他會玩弄我的眉心逗我笑，會摟我，
但臉上總掛著一種很為難皺著眉頭不發一語。

我想不起他們的好或壞，但記起來的更多的臉是不具名那些，
「我很喜歡妳，但....我結婚了。」

於是每一段每一段就是過去了，更不會有那種想時間重來，
真要說，我還真的不在意自己是什麼呢。

可能在意的的是在別人心裡的印象，而不在意自己在自己心中的模樣。
那不是說外表，而是這個人能被記起來的是什麼樣的墓誌銘。

對呢，洗個澡出來後，其實也不是沒人愛自己，是人都會 $e^{i\pi}+1=0$
哈哈哈哈哈。

page XX

稍早

從冷凍庫拿到冷藏放了幾小時的那顆巴斯克用大湯匙挖了一口，
覺得很好吃就拍照給你看，說著想給你帶上一口，翻過來看看日期，嗯...
對呢，那顆是你出差時買的，一直放在冰箱裡也沒打開來吃，

一直想著，應該還沒要過期啊，時間就飛快的來到了到期日。

只好請你等我回來，滿滿新的食物！(笑)

這時有種阿嬤的冰箱感，前天吧，我拿了一個超大垃圾袋把冰箱裡的東西都丟光了，

只剩這顆巴斯克在冷凍。

後來，跟他有關的東西我都不怎麼想看到了，也真的是放太久了那冰箱裡的大小小。

再往下追究的話，就會發現，根本記不得過去跟任何人的交合過程，

只剩下交合過程的背景架設，比較特別的會記得。

想起去年我對著誰說，若不想起他吃藥時的樣子，

「真的會撐不下去逃走的！」

或許是他不需要我也能活下去了，就對我很糟糕，糟到他原本就微弱的好，被覆蓋。

就像家裡的小角落一樣，終年不見陽光。

而我卻為了要自己活下去歇斯底里的幾個月。

我都不知道他應該或是會難過什麼，因為各種跡象看來就是也不珍惜過這些得來不易，

或許我太會隻手遮天讓他毫無後顧之憂的，拼命放肆。

他依舊是他，這可是教育不來的，他習慣的那個樣子。

就像我現在眼睛一閉上，手不小心劃過乳頭的話，會想起你的手指，你的身體。

我習慣了你的樣子，是一種深遠的被拉出來後，

嗯，我從小就很喜歡香草性愛，這無庸置疑的。

只要有人從背後抱起我的話，我就瞬間無力連同那些大大小小的傷會一起軟爛在根部。

我想起二叔的第二個老婆，在成為老婆之前經營著一家店，是個魅力十足的女人。

她舉手投足之間很像那種會員制的ママ

臉蛋不輸給女明星的標緻，她就是那種時常穿著細肩帶絲綢上衣，下身貼緊的牛仔褲。

微微露出的胸部輪廓，隱隱約約的存在感反倒很顯眼。

我其實偶爾也會幻想跟二叔做愛，但他說我腦子壞了，後來的事你也知道就是...

滿腦子都成了發瘋的二叔，而不再是那個想幻想的對象。

更多的是...這種事實是不是都有點讓人難受，我也不清楚。

簡單來說，心裡病得不輕也算是有憑據的，我只是努力維持當個人。

其實逃離並沒有不好，我不會想待在一個許多跟自己太過親近的環境。

那種狀態很難以言喻。

偶爾我都會想對你說，你看，我到底是誰啊？

嗯，我現在還滿清楚的是你懷裡的那個初生之犢，我不怕你的觸手的！來吧！

其實一直計畫著早上六點起床，七點健身房，八點回來洗澡唸書。

但文件都擱在一旁，吃了一口蛋糕，跑去超商買了杯超冰咖啡，追一下動畫，翻一下書，查一下東西，做了兩頁，又癱在床上。

怎麼這麼注意力不集中，滿腦子想著觸手，想著你的樣子，伴隨著腹痛，不多想一下就忍不住了。

page 49

後來，跟他或跟誰有關的東西我都不怎麼想看到了，

再往下追究的話，就會發現，根本記不得過去跟任何人的交合過程，

甚至無法再想起什麼。

而我卻為了要自己活下去歇斯底里的幾個月，就像把自己塞到老家裡那個，終日見不到太陽的閣樓/地窖。

只剩眼睛一閉上，手不小心劃過乳頭的話，會想起你的手指，你的身體。

習慣了你的樣子，是一種深遠的被拉出來後，

嗯，我從小就很喜歡香草性愛，這無庸置疑的。

只要有人溫柔的從背後抱起我的話，

便會瞬間無力連同那些大大小小的傷會一起軟爛在根部。

我想起二叔的第二個老婆，在成為老婆之前經營著一家店，是個魅力十足的女人。

她舉手投足之間很像那種會員制的ママ

臉蛋不輸給女明星的標緻，她就是那種時常穿著細肩帶絲綢上衣，下身貼緊的牛仔褲。

微微露出的胸部輪廓，隱隱約約的存在感反倒很顯眼。

那是我心目中女人的樣子，她將家裡跟自己打理得很好，其實不輸給我母親呢。

我很喜歡她幫二叔孩子們裝飾的房間，跟淚之女王裡那個嬰兒房一模一樣，

到現在我還能憶起那小時候聞到的房間香味。

說到底是價值觀跟生活習慣差很多啊，漸漸發現想要的日子，
是一個會在我開門時上前幫我一個忙，你倒是每次都問我

「有什麼我幫忙拿的嗎？」

若是他，第一句話就先罵一頓，看著我臉變了就開始怪這怪那。
每次想起這些外人覺得沒什麼的小事，就淚流不止。

即便四個月過去了，那些事就像中詛咒一樣，可惜你是牧師不是小D，
還是你要創一隻小D幫我解咒。

其實一直計畫著早上六點起床，七點健身房，八點回來洗澡唸書。
但文件都擱在一旁，吃了一口蛋糕，跑去超商買了杯超冰咖啡，追一下動畫，
翻一下書，查一下東西，做了兩頁，又癱在床上。

只能滿腦子想著觸手，想著你的樣子，伴隨著腹痛淚水，
不多想一下天亮就變核桃眼了。

page 50

當車子開到路途的一半時，以為我在看曼哈頓奇緣，
那裡曾有過王子也有個小公主，但成人的世界裡並沒有童話，
從帝國大廈逃亡，落角在荒島上，是那些人給消失的我下的註記。

曾想過跟誰結婚，卻一直想像不出兩個人的畫面，
應該說只是試著去嘗試不再漂泊，
只敢緊挨著手臂再多都不敢再靠近。

想起你說起過往那誰就這麼把你騎上去，就這麼地自然而然的各自給了身分，就這麼
相安無事的相處下去，即使你說起一些繁瑣小事略帶煩躁，卻帶著一種很平凡幸福，
就像那些拌嘴的老夫妻嘴上互相不放過誰，但出門時會遞上一把傘，
口袋裡會塞進一條手帕，再點上一個吻才關上門。

我想你真的很喜歡那些人甚至談不上恨。
這種事，好像很自然，卻從不發生在我身上，大概只有我們都不恨對方這件事會
發生。

不是被嘲諷就是被調侃，更多的是誰也不讓誰，那種互嘴習慣了，還以為對方真的一點都不受傷，而只好，好的那我就更堅強一點，一個人也沒關係的。

讓我想起你說

「為了反抗而反抗。」好像是這樣吧。

或許哪一段哪一位也曾在等我主動，或許我也因為太喜歡而很矜持，就像你說

「又沒什麼，怎穿那麼多包那麼緊。」

嗯，那是因為很介意啊，如果是不喜歡的人，肯定藍白拖鞋四角褲運動內衣隨便找件衣服短褲穿著就出門見你，畢竟那正確說法可是暗戀了誰好多年見到偶像的感覺。

而且人是視覺動物，就像我覺得這麼帥的大叔不該屬於我一樣，是大家的喔。

想起一個說法比較傾向於70或80年代的groupie.

當我以為自己是William時其實不過就是Penny Lane.

我想起我蹲在英國哪家酒吧外頭抽著菸時，

一名手拿照相機的人往我們這拍了拍，說了一句話。

一直都是這麼覺得的，而沒辦法像別人那樣放在一起比較。

因為思考的出發點我想連自己都還不清楚那是為何/目的/之類的東西。

這不是不被愛的感受也不是矮化心態，而是真的享受被捧在手上愛著才能有的自由。

是放心嗎，也不太像，就像消失太久，又剛好看到鄰近的新聞，

心裡頭還是會震一下，祈禱著你要活得比我更久更久。

我可以短命點無所謂的，畢竟說起來我比較像寄生蟲。

我是指以社會角度來看的話，我跟他或許也沒有太大差別，寄生的物體不一樣罷了。

唯一差別是我能克服事情的耐受度很高，
應該說是個喜歡接受挑戰並且征服它，就像轉生蜘蛛一樣，
發現自己可以練技能了越練越瘋狂，走火入魔似不起眼的小蟲。

那他就比我更像寄生蟲的寄生，以我的角度來看的話。

又回到了，如果兩個人在一起之間沒有親密的肢體接觸，也沒有如家人般的牽絆，

那我們或許比朋友還陌生一些。

這件事讓我想起真值表。

但最有趣的莫過於+了你或我或誰，就又回到原點。

這麼想的話跟你每次做愛都是這樣呢！

一切又回到了第一次做愛，

有時我發抖你撫著我後腦的那隻手便會把我帶往更貼近你的地方，

偶爾你向我靠近，我就把雙腿夾緊往你貼附，

時常一躺到床上就會被你抓進去懷裡。

每一次都會重新來一遍，每一次都很新奇，每一次都不膩。

這麼說起來那狀態就像跟很多不同人做愛一樣，因為每次都不太一樣。

但一直是你啊，百變怪大叔。

反正我可以說我都喜歡也都不喜歡，你擅長邏輯推理嘛，給你推看看啊。

page 51

你說

「去大久保公園把妳帶走。」

不知怎麼的這句話你好像說了好些次，

就像剛接觸的前幾次，偶爾會提到，

像是什麼年紀，你在幹嘛，我在幹嘛，

你想碰到我的日子，我幾乎都在國外。

應該說你我意氣風發的時候，我們各自精采著，卻又墮落著嗎？

而我最想碰到你的日子，身無分文，甚至還略帶自毀以及攻擊性頑強。

我曾逃家，十六歲的時候。

但，那是逃嗎？

比起我緊拉著四哥的女友往停車場衝去騎上車一路狠催油門就怕仇家追上我們兩女子，

那就不是挨打，這才叫真的在逃亡。

如果只是隨便上陌生人的車去哪個人的家住上幾晚算嗎？

那我上你的車算不算得上一場祕密的逃亡，像小丑女碰上小丑一樣瘋狂。

其實昨天下午傳了一張烘蛋照，但你忙碌中我又把它收回，
怕你飢腸轆轆的看了火更大都在焦頭爛額了還在作亂的既視感。

偶爾，我會在不對的時間做些想讓你吐槽我去化解你憂愁的事，
畢竟遠水救不了近火嘛。

其實我還傳了一張被安全帽夾得像松鼠臉頰，但想想你大概也沒心思笑一下。

只好跟你說著我回來時要帶什麼給你吃，我從哪又收到誰做的實驗品，
要分你吃，總之就是希望你跟我一樣開開心心的吃東西。

因為看你吃飯很香，吃到一半還會像個孩子跟我親親嘴，
我也喜歡將頭靠在你的肩膀上，閉上眼睛享受片刻安穩。

做一頓飯是很累的，但可以消除那種絕望，都來自於對方一句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我記得你好像完食的時候也說過，還會說

「いただきます」

真是個可愛的傢伙呢！

下次見面要好好抱著你，順便把你頭埋沒在我胸前時也順便揉揉你的頭！

「シヨタくん～」

加大叔的話就只剩色眯眯了(壞笑)

你說

「去大久保公園把妳帶走。」

不知怎麼的這句話你好像說了好些次，

就像剛接觸的前幾次，偶爾會提到，

像是什麼年紀，你在幹嘛，我在幹嘛，

你想碰到我的日子，我幾乎都在國外。

應該說你我意氣風發的時候，我們各自精采著，卻又墮落著嗎？

而我最想碰到你的日子，身無分文，甚至還略帶自毀以及攻擊性頑強。

我曾逃家，十六歲的時候。

但，那是逃嗎？

比起我緊拉著四哥的女友往停車場衝去騎上車一路狠催油門就怕仇家追上我們兩女子，

那就不是挨打，這才叫真的在逃亡。

如果只是隨便上陌生人的車去哪個人的家住上幾晚算嗎？

那我上你的車算不算得上一場祕密的逃亡，像小丑女碰上小丑一樣瘋狂。

最近常常有人過來碰碰我的肩膀指著什麼說著

「真的不痛嗎？」

我搖了搖頭。

就像在車上跟你解釋一道疤痕形成的瞬間是不痛的。

更有陣子偶爾會拿什麼往鼻頭擱上，像在吸純氧般的。

我想，我腦子可能真的像二叔說的，壞掉了。

後來不再吸那個味道是因為二叔的兒子看到我時直接衝過來撞開我，

他以為我在吸膠哭著說

「不要跟誰一樣...」

但那頂多就是損耗智力跟缺氧罷了，

其他的都不影響也合法心理學說那是一種物質濫用行為。

你說

「真是高張力的家庭。」

我倒是想起，每每跟誰去看電影，有陣子有個人很迷我這類題材，

每次看了看他都很疑惑，我卻有一種

「分かってる 分かってる けれど...」

偶爾也都想，那麼多年的手寫信，說不定老豆也偷偷幫我自費出了一冊，

也許叫

<糞青少女吸著老奶奶的裹腳布>

每次想創個什麼，想做點有營利的，一想到後台啊分潤啊要外掛什麼啊有的沒的啊，

算了好懶喔，現在還過得去就偶爾宣洩吧。

比起這些，偶爾鋪上一張哪裡的古董市場挖出來的老奶奶編織地毯，
把那些小玩意隨興擺上，偶爾會帶著母親的嫁妝箱架在木箱上，
偶爾會拿著小時候看到的心目中的裁縫箱，那是個蘋果綠的塑料箱就也帶著，
還有一堆被顏料沾染邊角的木箱，
啊，以前身上最常揹的是一個可以當照相機角架也能鎖上當畫架的摺疊架子。
還有個跟我一樣高的作品袋。

在海外倒是很常見手づくり市這種尤其歐洲國家特別盛行，
離我們最近大概就屬你那天看到跟我說了幾句的地方，
那裡最近確實很熱鬧呢。

也曾想烤些小點去擺攤，其實他唯一吃得香又吃得多的是點心，
我真的很擅長，做這些廚房活。

其實昨天下午傳了一張烘蛋照，但你忙碌中我又把它收回，
怕你飢腸轆轆的看了火更大。

只好跟你說著我回來時要帶什麼給你吃，我從哪又收到誰做的實驗品，
要分你吃，總之就是希望你跟我一樣開開心心的吃東西。

因為看你吃飯很香，吃到一半還會像個孩子跟我親親嘴，
我也喜歡將頭靠在你的肩膀上，閉上眼睛享受片刻安穩。

做一頓飯是很累的，但可以消除那種絕望，都來自於對方一句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我記得你好像完食的時候也說過，還會說
「いただきます」
真是個可愛的傢伙呢！
下次見面要好好抱著你，順便把你頭埋沒在我胸前時也順便揉揉你的頭！
「シヨタくん～」
加大叔的話就只剩色眯眯了(壞笑)

page 52

來自〇〇的答錄機。

最近很喜歡用這個開頭偷偷留訊息給你。

每次回家你都說

「保持愉悅當作度假。」

事實上回家這件事對我很辛苦。

說起來我跟你遭遇一樣的話，那讓我想起一個影片說數學公式的。

你是正，我是反，當你正了多少，我就負多少，雖然我們交付的對象是不一樣的，

但若說心理上的承受大抵相同。

後來我寧可只喜歡跟你做愛，只跟你做愛

等等就要在你耳邊要你把我操壞，要你射在我嘴裡給我吃下去，

唯有那一刻，我才能感受到存在。

page 53

其實，我什麼都不想知道。

我只想當你的REI/MIO

因為我不是人，我不能理解。

page 54

依稀記得，你甚至想看我痛苦的成長。

你說

「如果可以用錢解決這些痛苦/問題，妳不解決嗎？」

說起來，從小就一直被人用錢解決我的問題，後來我也一直用錢在解決我的需求。

買來的幸福其實一點都不幸福喔，你看看我最近剛走出來的那件事，不就正是用錢買來的最佳寫照嗎？

在寫零回憶的時候，想起我曾寫過一句

「最大的羞辱就是給我你的附卡。」

那大概也是我不想收你那份幫助的原因。

那個前提會有種是

我以後只能聽這個人的，我沒有話語權。

如果我開始說什麼，這個人會基於什麼而要牽制我。

甚至自己一想到，啊，人家對自己幫上了許多事情這些話就吞回去吧。
最後最後就會炸掉。

這是人性。

至少我跟黃先生是這樣炸掉的，跟家裡的狀況也是如此。

說起來黃先生是我第一任算是人夫狀態嗎？剛認識時他就說了，
他一直在找從他生命裡消失的那位女人，找到了我就會被丟掉。

即使如此，他還是督促了我，每個月給我寄來一箱又一箱的書，
每天收我的Email讀書會報，每天我要排行程做那些他要我做的事，
那些事比當兵還操喔，所以我想我很男人的原因，
大概是他對我做了兩三年的軍事訓練。(苦笑)

還想起我哭著跑三千的過程，他不只要我唸書還要我鍛鍊體能。

(想起你昨天還看到我的繭問說是水泡嗎？

不是的，從黃先生開始那兩個就一直在身上了，

我用過無數次的冷凍治療擦了很多水楊酸，但只要一認真操自己就會出現。
或許我該找個人矯正我的姿勢吧。)

或許是從那時候開始，雖然討厭流汗的黏稠感，但還是會逼自己去做些什麼，
時常一上頭就把自己操到力竭後復建三個月到半年。

有一種，幹要把自己操死嗎？來啊，我也懶得理後面會韌帶受傷或怎樣。

就是那種心態，一直都有點自虐破壞狂，不論是心裡還是身體。

(無非就是要我成長到我不需要再依賴著我家裡了，或許偶爾也想很依賴誰。)

我有沒有做到，有的喔，那時我拿得是全額獎學金，學費不用付甚至只需要，
偶爾PT就能一週吃一次大餐的餘裕。

讓我變成了後面那位小姐的姿態嘗過人生最難以形容，
卻又不得不稱讚自己熬過了一場愛麗絲夢遊仙境。

一切都是從他開始的，如果沒有他那一擊重重傷害，把我打到殘血苟活，帶著一滴血插到旗3:2結束，大家在語音上說

「糞青少女超屌的。」

而一直有自信的在後來的生活裡精彩也好墮落也罷，遇到誰也行，離開了也無所謂。

後來，我當然也處過一直只被動的狀態。
任何事情就像你做了第一步一個價碼，第二步一個價碼，一直一直走下去。

Alex跟高球男一直都是這樣對我的，只是跟Alex說起來比較像我像他雇傭的機動部隊，
偶爾我需要幫他去偷資源，佔點，他給我酬庸。

那也可以，至少我有付出的狀態下，他也會比較尊重我些。

但我們是不是情人？我想那天我在車上跟你說的新聞，讓我有點想惡趣味的加回他
嘲弄他一下。

他大概會說

「北鼻，妳也消失太久了吧。」

事實上我比誰還清楚，這位置上要做什麼。

就像你說

「我想妳也不是不懂，畢竟妳家曾經營過什麼。」

嗯，我不是不懂，只是偶爾我說話會跟不上大腦，這是我從開始跟你碰面後，一直發生的事情，昨天是第三次。

就像事務所的人一直有發現我時不時地會散發出的氣息。
其實我真的很努力克制自己抑制自己，但對別人或你來說，我也會想，我是否也一直在傷害你。

回家後，我心裡翻騰著，怎麼躺都不對，

如果說你強制要我在你面前如失禁般的高潮，
那對我來說會是懲罰。

我想起我對你說的話，很抱歉很抱歉，於是用著那根你曾嫌棄太軟的假屌，
把自己的底褲翻開，插了進去，很用力嗎？肯定的。
後來整個底褲床單都需要再拿去清洗了。

那就像種過程，這過程需要由我來主持，我才能知道，
我何時可以在你面前毫無尊嚴的洩洪。

但我大概不想在你面前發生吧。
除非就像我在床上跟你說的，你先尿在我身上或尿給我喝或怎樣，
那我就會失禁給你看。
看來我偶爾可能還真的是條件式的人。

我最近很喜歡保持最後一條底線，不想任由你擺佈，
因為你一直是GM的狀態，監視著我。

我知道你想幹嘛的，也知道你心裡那個人很重要，也知道....
所以事不過三，不過三的。

除非，你一直都像你說的那種狀態，真的是那種狀態，
那我還真是錯得離譜啊，遊戲管理者大大。

我想起我問你看過墮落天使嗎？
畢竟我是王家衛的死忠。

你是天使三號
「當你年輕時，以為什麼都有答案，
可是老了的時候，你可能又覺得其實人生並沒有所謂的答案。」

而我從小一直都是天使二號

「看一個人丟掉的垃圾，你會很容易知道他最近做過什麼事。
每次他都會來這個酒吧，看來很喜歡這裡的清淨。
有時，我會坐在他坐過的位置上，因為這樣，我好像感覺和他在一起。」

有些人是不適合太接近的，知道得太多反而沒有興趣。
我是一個很現實的人，我知道怎樣可以讓自己更加快樂。」

但我們大概都是

天使三號

「每天，你都會和許多人擦肩而過，他們可能會成為你的朋友或是知己。
所以我從來沒有放棄和任何人擦肩而過的機會。
有時候搞得自己頭破血流，管他呢！開心就行了。」

希望你一直都開心快樂，我只在意快樂。

<https://youtu.be/umKAruk3lms?si=otkKKOJMt3pPvUTg>

page 55

今天白天仍然要去做一些收尾，我卻花了三小時，
把一萬多封SMS看過一遍，看到手機電量幾乎快歸零。
你有沒有發現，我給自己設了一個前提之後，若被戳了一次，
就像傷口感染了黴菌一樣一直擴散甚至遲遲不好。
這情況讓我想起《La Peste》
裡頭說了

「對抗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直。」
你一直都是對我不隱藏不隱瞞甚至還帶著笑容抱著我說

「還想知道什麼？」
我卻為了自己的思量對你撒野，一方面不敢直說怕你想起讓你難過的事，
一方面則是我思考的點一直都很跳就像你說我好像ADHD症狀的人一樣。
而正因為你很正直，我們才能像Euler's formula回到原點。

那一萬多SMS裡有一段你說

「當我說123，妳聽到ABC，下次妳又會想到456」
至於信任，我說著其實對你信任感很低，但某種程度上來說卻又非常信任。
就像我知道你永遠不會傷害我，而是我一直在傷害我自己。
出於防衛也是出於保護你也是，很多事情我還在探索到底怎樣才叫你的境界？
出發點只是為了要做到一致的位置上。
你叫我把傷口縫好，我其實心裡想的是我塞了你上去止血，
等你吸滿了我拿下來擰乾還是可以繼續塞上去。
我不想縫合傷口，縫了是不是就代表什麼？
如果你想親自把它縫上我也不介意，也不在乎傷口美不美，會不會留疤，
因為你知道縫得好看的傷口，很花時間，不是釘書機釘幾下，

下次讓你摸摸我肚子上那一條，跟右手腕上那一條，左手腕那一條的，每一條觸感都不一樣，花紋也不太一樣，明明說起來就是一條筆直的線。通常母親出現時只會說

「醫生，她畢竟是女生，傷口可以盡量縫得好看點嗎？」
好看點嗎？

偶爾我都覺得我到底還是不是個人，腦子才會這樣大開。
那種根深蒂固的想起我跟你說

「我一直都在修正自己，盡量不要成為我母親那樣。」
你略帶微妙的口吻回著

「是嗎？請加油？」之類的話

其實更多的是如果條件是一模一樣的話，那應對方式就不一樣了。

想起你說誰也許是戲精，我猜或許我在你眼中也是，說不定我也覺得你戲精。

很多東西都變了，你可能沒發現，但我卻覺得你一直在改變，而我其實一直都沒變，

也許你也是如此，覺得我變了，但我卻也一直沒變。

好的！這很饒舌。

反正你一定常常搞不清楚我，之前你就說過好幾次。

重複看了SMS後更確定，天啊，我可能跟你一樣要瘋了，只是方向不太一樣。

算了，反正我也不是人類，我玩的是地精有可能還是中了癲瘋的，還會放恐懼的SS

而且你還曾說過一個概念跟2046裡的一個行為是一樣的，

很久很久以前說的，你大概忘了，但我卻一直記得。

而讓我一直有點慌亂甚至不知道該把你放到哪，定義成什麼，偶爾是那個很愛我的，

偶爾是那個一直在偷偷觀察我的，偶爾是那個一直注意我身上大大小小傷的，

偶爾是那個放置了我好多天的，偶爾是那個要我立正坐好你正在吃太飽不舒服，

偶爾偶爾...很難得你主動把身體伸過來吻我，下車前的吻一直都是我先靠過去的。

看吧，我就說我一直在跟不同男人做愛的感覺。

「ずるいよ～先生...」

下次，要2046個吻，還要帶計數器去算。

8 6 月, 2024 零 未分類

發佈留言

目前登入身分為「[零](#)」 | [編輯個人資料](#) | [登出](#) 必填欄位標示為 *

留言 *

發佈留言